

# 印繼西泠又一脈 (下)

文圖·黃嘗銘

## 工緻謹嚴的王福庵麩研派風

### 麩研印事·一生周旋

王禔於書印之外，亦精於數學，一九〇六年曾受錢唐小學之聘主數學講席，小學在杭州岳墳崇文書院故址。課餘輒至瀋湖局湖樓與丁仁（一八七九～一九四九，字輔之）等人一起賞印、拓印，西泠印社之興亦肇端於此。當時參與西泠印社之謀創者，主要尚有吳隱（一八六六～一九二二，字石潛）及葉爲銘（一八六七～一九四八，號葉舟）二人，西泠印社肇興於一九〇四年，歷經十年的艱辛經營，從謀地籌資、文物徵集，到勒碑立像、營建精舍、布置丘壑園林等，都是四位年輕人的才華、毅力及能量所累積構成。一九一三年西泠印社經十年之準備，匠心布置，粗具規模，遂選於重九佳節，正式宣告成立，並訂立社約，發展社友，並推選當時年高望重的篆刻家吳



西泠印社為「保存金石、研究印學」而創，乃王禔與丁仁、吳隱、葉銘共同努力而成。

昌碩爲第一任社長。當時四位創始人皆不居功自矜，也皆不願爲首，純爲成立西泠印社初衷「保存金石、研究印學」而努力，其實這也正是王禔一生的志向，而藉印社的成立，能結合志同道合之士爲此目標而共同奮鬥努力，不亦樂乎！

王禔小丁仁一歲，二人都是世家之後，王禔之父王同與丁仁叔祖丁丙（一八三二～一八九九，字松生）相交熟稔，王同曾在《師讓庵漢銅印存》題序云：「同與丁君松生交久，自避難歸，至今餘三十年，見君網羅文獻之餘，旁及武林四家手刻石印，重鄉先生手澤也，間及漢以下銅印，積日既久，儲藏頗富。」王禔與丁仁相交亦篤，常見二人交誼刻勒於王禔的印作上。一九一三年王禔辭去教職，轉從業於滬杭鐵路局，任計算及測繪之職，又與丁仁同事，自是印事相談不斷。一九一四年遊湖南長沙，供職於湘鄂鐵路局，約三年後返回杭州。



王禔小丁仁一歲，二人交篤，王禔所作紀年閒章，經常請丁仁先用，隔年再轉爲自用。

王禔在長沙期間也是印事不斷，嘗見得署名研農者輯有題名《印彙》的五冊印譜，內有唐醉石之《醉石山農印存》二冊、



研農輯《印彙》一譜，記錄了1915年左右王禔與唐醉石在長沙的印事頻繁。

能帶生動，與王  
禔刻印頗多相  
似，實亦可歸納  
入稟研派風之  
列。  
唐醉石為西  
泠印社早期社  
員，後自創建東  
湖印社。在當  
時頗富印名，  
黃高年（一九  
〇一）？，字  
彭侶，嘗於其  
《治印管見錄》  
中提及唐醉



青退為其  
以示初服  
之多此為  
王禔刻有  
鞋布襪之  
將復修吾  
一也。

石：「與余相識於秦淮河畔，時唐君任國府技師，治印極精，出入秦漢，睥睨浙皖，盛名信不虛傳。」唐醉石刻印既多，印潤亦豐，足能起樓蓋房，沙孟海（一九〇〇—一九九二，名文若）於《沙村印話》中嘗趣談此事，云：「均室避地渝州，題長沙唐醉石（源鄉）坐上青田石一律云：『從沂巴寶碕確江，華風三接展眉龐，看雲可惜游仙枕，羅石定明花乳缸，蟬篋依親原共命，蠶叢鑿畫且為邦，相攜仍拂前塵影，賸說樓臺各有幢。』初，杭王維季（禔）嘗取三橋語為均室署榜曰印起樓臺。醉石則積鬻印所入，果起樓於金陵。兩人者每以樓臺虛實相爾汝。及避難抵渝，則醉石之樓存毀不可問，而均室印上樓固皆附裝以西，未之或失。兩人相遭又大噱。末句蓋謂此也。」文中均室者為易均室（一八八六—一九六九），名忠菴、忠籙、忠彙，字均室，號稽園，別署病因外史、病因生。湖北潛江人。堂號有靜偶軒、靜耦軒。工書法，篆尤精湛。不刻印，顧篤好印，平生積聚元明以來名家手跡數百鈕，佃儕為刻者亦數百鈕。

一九二〇年，王禔應北京政府之聘，任印鑄局技正，期間共事者有唐醉石、馮康侯，皆並世俊彥，時全國官印悉由印鑄局篆鑄。又兼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鑑定委員，一九二六年《金荃留珍》之重輯，與有力焉。燕都歷來是人文薈萃之地，鑑賞家、藝術家、學者無不精究此道，對其印作極為贊賞。爾後復隨政府南遷，仍供職於南京印鑄局。然身為一介印人，王禔對於服務公職的生涯並不熱中，甚有無聊無奈之感，其心情也多寄諸於印章，比比可見。若一九二九年春，刻有《苦被微官縛

汪燦之《石壽山人印存》一冊及匯存各家刻印之《印彙》二冊。皆原印鈐拓，附拓邊款，黏貼後以冊頁裱裝，鈐拓頗精。首冊書表有研農一九六五年題記，云：「我同學生、福盒在長沙時大約是一九一四、一五、一六幾年，得識李子扉、唐醉石，天天磨石刻印，毫不厭倦，集拓金石文字甚多，可惜日久天長皆失去了，照這拓本記有十二、三本，今只檢得五本矣，偶一把玩，不勝今昔之感。一九六五，研農記。」從這五冊印譜觀來，王禔在長沙期間刻印不斷，印事繁忙，同時與印人唐醉石之間的互動亦甚頻繁。唐醉石（一八八六—一九六九），原名源鄉，字李侯、蒲傭，號醉龍、醉農、韭園、醉石、醉石山農、印匠。湖南長沙人，幼隨外祖父謀生於杭州。堂號為休景齋。博古多識，秦漢碑碣一入其目，真偽立判。善畫。工書法，篆書得力於兩周金石及秦刻石，隸書融會諸漢碑之長，書風靜穆古雅。精於篆刻，宗祖秦漢，受西泠八家影響頗深，作品時有浙派風貌，亦受王禔影響，印作規矩而不滯板，謹嚴中

農桑餘事



腳踏實地



徐宗浩印



出門一笑大江橫



湘鄉義門陳氏



僊居李氏蘭雪堂  
藏書印



畫眉深淺入時無



李燾字仙根印



長沙唐源鄭印信長壽



抱銅廬



瘦于黃鶴澹于鷗



厲生私印



儻年七十猶強健尚  
得閒行十五春



信松茂而柏說



樂亭張氏



吾腕有鬼吾眼有神



屈跡泥塗



黃高年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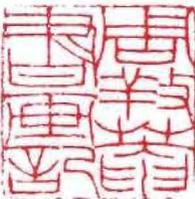
南州高士後



彭侶書畫



周養菴書畫記



玄壇弟子



五十一年初過一



瘦于黃鶴澹于鷗



唐醉石精於篆刻，宗祖秦漢，亦受西泠派風影響，印作規矩而不滯板，謹嚴中能帶生動，與王昶刻印諸多相似，實亦可歸納入彙研派風之列。

低頭愧野人」一印，款記：「偶讀杜工部詩，頗有所感，用以作印以誌吾之近況。己巳春日，福厂時居秣陵。」一九三〇年冬日，王禔得以辭去印鑄局職，將定居於上海，開始以鬻書刻印維生的生涯。在此年的正月，辭官前，王禔又曾刻有〈秋月春風等閑度〉一印，款記：「余服官白下，非我之志，年復一年，苦被束縛，直如潯陽女兒老大徒傷，因作此印以誌恨。庚午正月，福厂。此白香山詩句也，福厂又記。」足見其無奈之感，待終得辭官後又作得一印為〈退將復修吾初服〉，款曰：「庚午冬日，自金陵辭職來滬，取離騷語作印，以遂吾之初志，福厂王禔并記。」又作有〈青鞋布襪從此始〉一印，款記：「庚午冬日自金陵之滬，心閒神怡，取杜工部詩句作印，福厂居士。」可見期待作為一個自由印人，是王禔多深切的願望。

一九二五年冬，王禔時居北京，曾因手臂誤觸電燈具而導致腦傷，時四十六歲，曾臥病二年，傷癒後，曾刻得〈乙丑閏月望是我再生辰〉一印，款記：「乙丑八月電傷大癒，刻此紀念，時居京師，福厂。」自此每伏案稍久，旋感頭暈目眩，刻印遂無法持久。爾後則取得一較佳姿勢，刻印時必仰臥榻榻之上，右手執刀，左手握石外，小指上懸以小鏡，兩手懸空操刀，偶爾就藤緣稍作支撐，邊刻又邊以小鏡照示，一印之成，胸間石屑遍陳，亦不之顧也。自此臥榻刻印遂習以為常，邊刻製亦復如此。觀王禔平生刻印，五十歲以後所作皆成熟穩健，晚年猶創作頻仍，而這些平生大半精彩創作正多是王禔在臥榻上所刻成的，委實令人訝異王禔刻印功夫的穩定精準。



癩瘡後，自此刻成。望是我再生辰。一九二五年王禔電傷後，臥榻上完成。此印為念。

一九三六年王禔五十七歲，由於門人之請，拓行了一部《藥研齋印存》，是譜廿冊，版框墨刷，書口署有「藥研齋印存」，下端為「宣和印社輯」字樣。每頁鈐拓一印，附拓邊款亦另占一頁。有吳樸堂序。此譜一至十三冊為同時代名家如趙叔孺、方介堪等給王禔刻的姓名印及別號齋館印，第十四至廿冊為王禔自刻自用印。一九三八年又續拓一次，但所拓不多。之後弟子吳樸堂等又堅請再行拓製，於是王禔自選最鍾愛的青石田閑章及自用印，在一九四三年又有《藥研齋印存重輯本》之拓行，該譜四冊本，版框黑格，橫八·八公分、豎十五·二公分，書口有「藥研齋印存重輯本」字樣，下署「宣和印社編」。每頁一印，拓有邊款。有吳樸堂（厚庵）序，江履厂跋。一九五二年又有《藥研齋印存重輯本續》二冊本拓行，每頁一印，拓有邊款，有王福庵自序，吳樸堂（樸）拓。一九七九年曾紹杰在台北重輯王禔刻印排印刊行成《藥研齋印存》一冊本，所錄係從西泠印社本《王福厂印存》、《藥研齋印存》拓本中王禔所刻自用印部分，《藥研齋印存續集》拓本間章全部，宣和印社本《福厂老人印集》及曾氏歷年所集王禔為人刻印拓本暨為曾氏所刻原石，共五百四十七印。每頁一至二印，部分附邊款。有曾氏序。



1943年《藥研齋印存重輯本》，都為王禔自選最鍾愛的青石田閑章及自用印拓成。

### 藥研派風的延續

一九三七年王禔五十八歲，曾自刻〈但開風氣不為師〉，款記：「余生平刻印未有弟子，近日滬上頗有人欲來就業，因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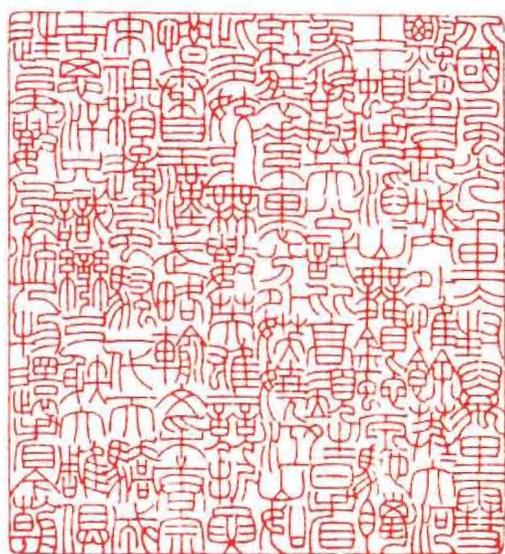
定齋詩句作印以見志。丁丑五月，福廠識。」足見當時王禔在上海的名氣赫赫，王禔雖有「不為師」之說，但風氣既開，麋研派風既定，又能深植愛好者之心，當然欲從師追隨學習者也眾。王禔大約在六十歲以後，才開始正式收徒傳業，以延續其精湛的麋研派印風。其實早在一九三一年，韓登安就曾到上海拜謁王禔，研討印學，本擬拜王禔為師，但王禔以其父與韓登安伯父有科舉同年之誼為由，謝絕了韓登安行拜師之禮。當時韓登安廿七歲，刻印已少有成績，可謂帶藝投師，雖然王禔謝絕了行拜師之禮，但韓登安仍直以麋研齋弟子自居。隔年一九三二年，王禔又收錄頓立夫為入門弟子。頓立夫原是王禔一九二二年任北京印鑄局技正時，因友人之介得以僱請的人力車夫，兼供雜役。頓立夫對王氏印藝極仰慕，餘暇刻苦研習篆書與治印。十年後，王禔南歸後才令頓立夫脫役使，以弟子視之，授以六書、刀法之技要。一九四〇年王禔又收錄吳樸堂為麋研弟子，這是經王禔姪女（雲九）之引薦而成，當時吳樸堂十九歲，已能書刻篆寫，也算是帶藝投師。以上三人是當時麋研齋門生中學而有成者，亦各自在麋研派風下有其風格特色，王北岳嘗謂「韓登安得其精緻，頓立夫得其舒動，吳樸堂得其神韻」，形容簡當得體，直入三人精義之所在。



王禔58歲自刻〈但開風氣不為師〉。

韓登安（一九〇五—一九七六），單名韓鏡，字仲錚，仲諍、含諍，號登安，別署耿齋、印農、小章、本翁、無待居士、富家山民、飲禪、汝齋、阿登、安華、安雅、安華居士、阿素、西冷印人、仙宅舊農、無待居士。浙江蕭山縣人，世居杭州。齋堂號有：容膝樓、玉梅花庵、玉梅華齋、牧芸齋、

寒研青燈籀古齋、璽玉軒、慮憲堂、四瓦齋、五峰松谷之居等。少時由父指授，學《說文解字》及名家注解。後受趙釋如（一八六八？，一作式如）老師薰陶，漸喜愛金石書畫，並多求教於周佚生、葉為銘、高野侯等名家。治印嚴謹，雖以浙派為根基，然不囿於門戶，能融匯各派名家之長，後從上海王禔問業，更成為麋研派新軍的主力。尤精多字印，一印之內往往百字以上，布局妥貼，承應依顧，神態怡然，毫無矯作之情。一九六三年嘗依《毛澤東詞選》刻成卅六印，皆多字印，少者十多字，多則百餘字，印印朱白並茂，書體各式兼備，堪稱一時絕藝。印人必擅書法，韓登安四體兼擅，行楷瘦硬，風骨俏拔；隸書方峻精嚴，有漢石經意；篆書剛健婀娜，於麋研師風下另具風神。間作山水畫，早年師事王潛樓（一八六九—一九三二，名仁治），後問業於余紹宋（一八八二—一九四九，字越園），惜不多作，流傳亦少。韓登安平生治印最勤，逐年輯拓有《登安印存》若干冊，一九七六年輯成《登安印存》最後一冊，累積平生所輯共成一百四十二冊，估計其平生刻印約有三至四萬方。存世印譜尚有《歲華集印譜》、



韓登安擅長多字印，此為1963年所刻毛澤東詞選之一，全文114字，印文為：「北國風光，千里冰封，萬里雪飄。望長城外，惟餘莽莽；大河上下，頓失滔滔。山舞銀蛇，原馳蠟象，欲與天公試比高，須晴日，看紅裝素裹，分外妖嬈。江山如此多嬌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。惜秦皇漢武，略輸文采；唐宗宋祖，稍遜風騷。一代天驕，成吉思汗，只識彎弓射大鵬。俱往矣，數風流人物，還看今朝。」



阿彌陀經石幢



自織薄絲衫子軟可憐  
辛苦效春蠶



龍井永暢頭陀



陳璧承藏書記



為鑑古而臨摹



斯文興



時得一二遺八九

逃禪煮石之間



冷香室書畫記



馬蹄踏破亂山青



紹興孫氏元超集拓  
金石文字記



兩漢三國百璧研齋  
主人左夫曾藏



鄞秦彥冲所藏先賢手蹟



遭亂始知承平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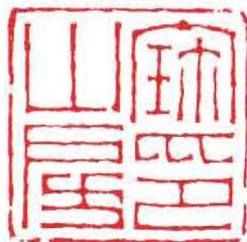
温不增華寒不改葉



隱間樓



寶印山房



湖山最勝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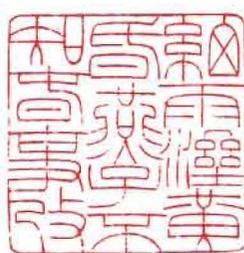
浙江省通志館圖籍



越園勸讀金石文字記



細雨溼黃昏燕子不知春事改



花草之流可以悅目徒有春  
花而無秋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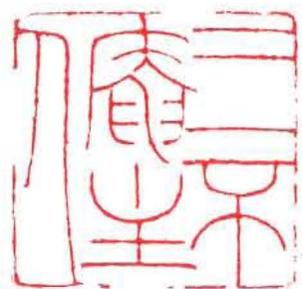


浙江圖書館珍藏善本



韓登安刻印溯源秦漢，崇法浙皖兩宗，皆能攝其神韻。所作法度深嚴而富變化，無論小篆細朱，或繆篆白文，安排妥貼，承應依顧，都能精緻傳神，研印風，神態怡然自若。

《西泠勝跡留痕》、《登安印稿初集》、《明清印篆選錄》等。韓登安除在省府任職外，亦曾任教於杭州藝專。一九三三年，由王昶提其名加入「西泠印社」，也得以與西泠諸子共同交流，藝事益精。先後曾擔任西泠印社總幹事、東皋雅集總幹事、龍淵印社常務監事等職，一生勤於印事，力倡風雅。對於學生晚輩誠懇熱忱，有問必答，有信必覆，從其學藝者亦眾，當今印壇居重要影響地位者，不少多是韓登安弟子，也能傳續稟研派風至今。其弟子若羅叔子（一九一九—一九六八，字叟叔）、汪開年（一九二三—二〇〇一，字新士）、馬國權（一九三一—二〇〇二，字達堂）等人均已過世，餘則尚有郁重今（一九二八—，字西林）、林乾良（一九三一—，號印迷）、吳振華（一九三六—，號凱之）、余正（一九四二—，字震之）、茅大容（一九四六—，字大雄）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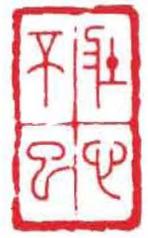


頓立夫以「三不」額其庵堂，即取「不恐獨後、不因人熱、不藉秋風」之意，並皆曾刻印以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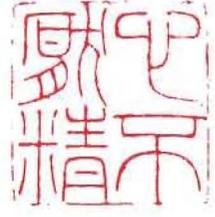
頓立夫（一九〇七—一九八八），原名頓群，字立夫，又字歷夫，別署范陽野老、無角山人，晚年自署恆叟。祖籍山東，隨母流寓北京，自稱涿州人。齋堂有三不庵、小鷗汀館。治印師事王昶，雖晚年於稟研藩籬之外，多所吸取趙之謙、黃士陵等諸家韻趣，仍深受稟研派風的影響，所作工穩精整，法度深嚴，嘗自謂其刻白文印，不使其滿，要紅白相間，不為漢印所困，而多使用小篆，長短、大小、地位舒展自如；朱文印則用小篆，參以金文，使其結體疏朗，意態生動，有方有圓，圓潤中有剛柔之態，明秀中具飄逸之趣，意境清新，刀法簡練而能傳神，從而具獨特的風格與成就。一九三八年，首部印集《頓立夫印稿》面世，由王昶親題，雪鴻館刊行。國畫名家張大千對其印藝甚為稱賞，曾求印十數方，弟子有欲鑄印者，悉為推介。一九三九年十一月，大千將還巴蜀，繪有《松蔭高士圖》以贈，並跋云：「立夫為予治印十數方，直追元人，明秀當令文（彭）何（震）失色也！」其推許若此。紅學泰斗周汝昌（一九一八—，字玉言）一九八〇年亦嘗序其《頓立夫印存》云：「余曰藝道而至於秀麗工整，能事亦畢矣，況高齡而略無頹唐草率之跡可求，此其氣質態度可貴孰甚，彼粗獷豪放世每爭趨，文人寄興偶有之未為不可，若以為為藝業悉當如此，相從做效，追求俗樣，所使者客氣也，滔滔者皆是矣，而有肯以秀麗工整為晚世頹風立砥柱者，不亦偉歟，而可以為憾乎？」可謂貼切之至。頓立夫雖車仗出身，然親身伴隨王昶廿餘年，其於印藝亦自有見解，嘗言：「刻印之道，在於能學敢變，不師古人不足以言刻，泥守古人成法，亦步亦趨，不足以言印，能入能出，有常有變，方為大家。丁敬身、鄧完白、趙之謙、吳讓之、黃牧甫、吳昌碩、齊白石……諸先輩，能別出新意自成一家，蓋皆善於運用此法理者也。」

吳樸堂（一九二二—一九六六），單名吳樸，字樸堂，朴堂，號厚庵、厚厂、厚菴。浙江紹興人，早年居杭州，後居上

壯心不已



心不厭精



劉凌濤名恩涵書畫印



七十從心所欲而不逾矩



吾慕郭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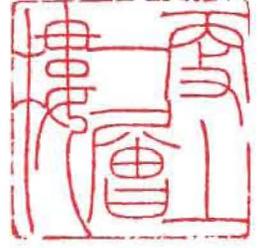
戴維洛克非勒藏



篆刻生涯六十年



更上一層樓



意密體疏



合情調于紙上



瓜飯樓書畫



墨海抱負筆山駕馭



西泠印社中人



不俗即儂骨



劉正坎六十歲以後作



千載筆法留陽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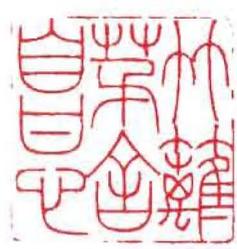
出淤泥而不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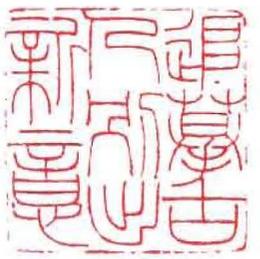
不成體統



竹籬茅舍自甘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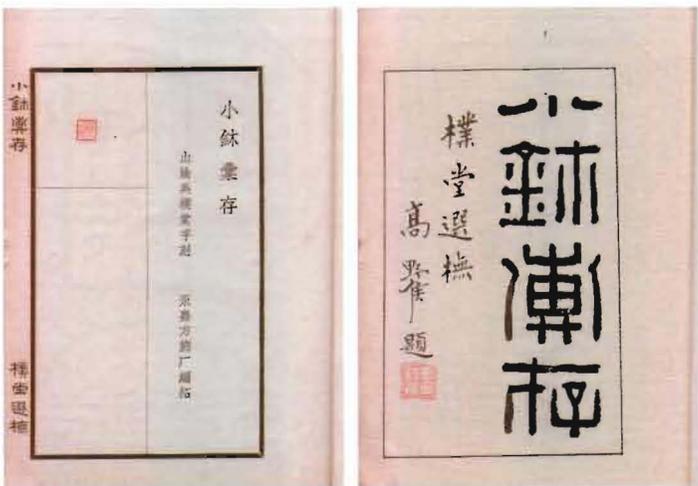


追摹古人別出新意



頓立夫刻印工穩精嚴，深於法度，白文用刀鉅銳雄峻，布白不使其滿，敢於留紅，與藥研繆篆印風已漸離疏遠；細朱小篆結體疏朗，意態生動，秀而不媚，仍具藥研小篆風範。

海。齋堂為味燈室。為吳隱之從孫。自幼即嗜書法篆刻，就學上海，後淞滬抗戰起，避難無定所，雖安守清貧，仍能銳意勤求。一九三八年學家遷杭州，於清河坊設有小攤，懸潤刻印以補家用，謀食之餘，致力書刻篆寫，數年間學藝猛進，遂聞名於時，鬻印生涯，尚稱不惡。後入麀研齋門下，從王昶專攻書法篆刻。自此早晚臨課，秦刀不輟，搜集勾摹、書拓檢字，皆認真刻苦。情隨日深，王昶覺其人仁厚，落落大方，待人以寬，律已亦嚴，乃有「厚」之賜號也。一九四六年，又與王昶之姪孫女（雲九夫人之女）締結連理，更是親上加親。吳樸堂於印章摹拓功夫甚為精準，一九四五年以積年選摹戰國朱文小璽四百餘方，輯成《小鈔彙存》四卷，由宣和印社鈐拓發行。所摹刻小璽，精妙傳神，毫釐畢肖，置古璽中幾不能辨，



1945年吳樸堂所輯《小鈔彙存》。

見者無不交口讚譽，且英年之成，尤為人所推重，以是名聲大噪。王昶亦曾有序云：「展讀一過，老眼為之一明，摹仿之精，惟妙惟肖，神采奕奕，幾欲亂真，功力之深，自能過人。」吳樸堂印作取徑兩周秦漢，又宗浙派，刀法嫻熟，布局緊湊工穩。元朱文極為娟秀

多姿，白文挺拔而古茂。由於在麀研齋門下長期伴隨，所作最能體察王昶刻印神韻，而幾與王昶能如出一轍。印款後期取意漢簡和魏晉寫經，別具一格。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時，於浩劫中自戕而歿，年僅四十五歲，捨天假以年，其成又豈可估量哉！存世另有《樸堂印稿》、《印章的起源和流派》。

除了韓登安、頓立夫、吳樸堂三人為王昶得意門生，麀研齋下仍有不少門生能承繼著麀研派風，若徐家植、江成之及沈受覺等人。

徐家植（一九二一），原名徐植，號慕熙，二徐老人。湖南長沙人，生長於上海。齋堂為頤萱草堂、頤護草堂、半規齋。少時即醉心書畫篆刻，長年耕耘，頗有成就。一九四三年經王昶收錄為弟子，並贈號慕熙。徐家植書擅玉箸篆，雅逸清雋，直追斯冰。篆刻蒼勁渾厚，介於皖浙之間，能鐫書印於一爐，於麀研派風下尤能自具風格。又擅撰詩文丹青。

江成之（一九二四），名文信，字成之，號履齋、履庵。浙江嘉興人。齋堂為亦靜居。髫齡癖嗜篆刻，一九四三年經王昶收錄為弟子，並贈號履齋。治印喜整飭一路，印風崇尚規矩工穩，頗能於麀研派風下變化生新。廿四歲時經王昶介紹入西泠印社。江成之亦富收藏，收藏西泠八家刻印頗富，嘗輯成有《履齋藏印選》。存世另有《江成之印存》、《履齋印稿》。

沈受覺（一九二八），原名國元，後改名受甲、受覺，字悟庵。江蘇無錫後宅人。一九三八年到上海，從高渭泉學習晶、玉、瑪瑙、翡翠等硬質印章的雕刻技藝，對翰墨鐵筆抱有濃厚興趣。一九四二年，經吳仲炯舉薦從王昶學習文字學、書法、篆刻，始入規範的篆刻研習。治印作風嚴謹，能集浙派各家之大成，所作章法平穩妥貼，布排善變，秀逸中顯蒼勁，流暢處見厚樸。其雖以浙派為根基，然不囿於門戶，能融匯各派各家之長，特別是在中後期又參摹缶翁，用刀更見酣暢淋漓。

眉壽無疆



味茶宦



北京圖書館藏



用蘇于丁丑乙酉之間所得



靜修齋主



曾在杜劍青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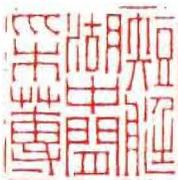
小樓一角春常住



上達六十以後作



短艇湖中閒采蓴



徐子為改藏江鄉文物



樂視齋門弟子



隻千古而無對



龍井茶歌



錢萊公所得舊刻善本



木石居書畫記



南海霍氏藏書



上海博物館贈



曾藏王氏景行樓



侶竹亭詩文字記



來燕榭藏善本詩餘戲曲



姚虞琴書畫記



一門深掩得閒權



傅家祇要存書種



儋樂居



吳樸堂刀法嫻熟，布局緊湊工穩。元朱文極為娟秀多姿，白文挺拔而古茂。所作最能體察王禔刻印神韻，而幾與王禔能如出一轍，是龔研派風最傳真的繼承者，惜英年早逝。